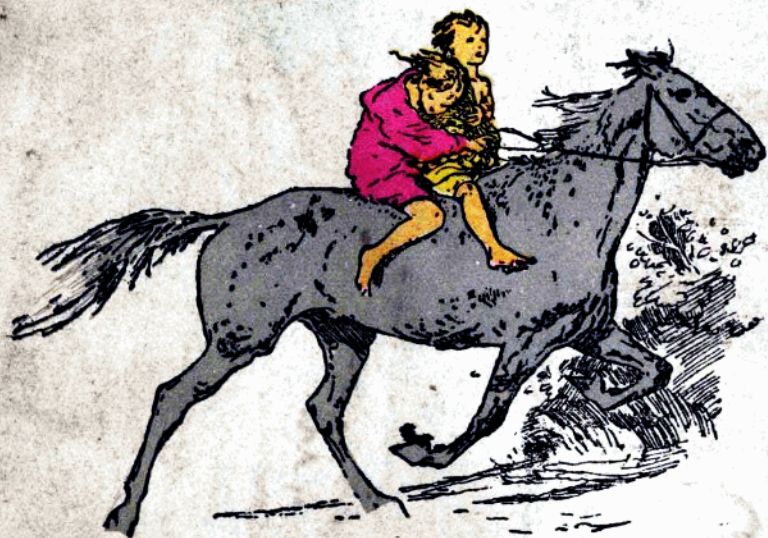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人小獸之四

斑馬

BANMA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小人小人之四

斑马

奥·别洛芙斯卡娅著
春枫译 湛秋校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西安

О. ЛеРОВСКАЯ
РЕБЯТА И ЗВЕРЯТА

рисунки

В. Ватагина и И. Година

детти 3 ~ 1953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西安北大街 109 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064 号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28 · 3 印张 · 39,600 字
1959 年 3 月第一版 195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000 定价: (3) 二角二分

统一书号: R10147·55

斑 馬

若不是斑馬在山路上发生不幸的事的話，我們弄不到它就象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的难。这是一匹头等的好馬，难道就能那样簡簡單單地送給我們——孩子們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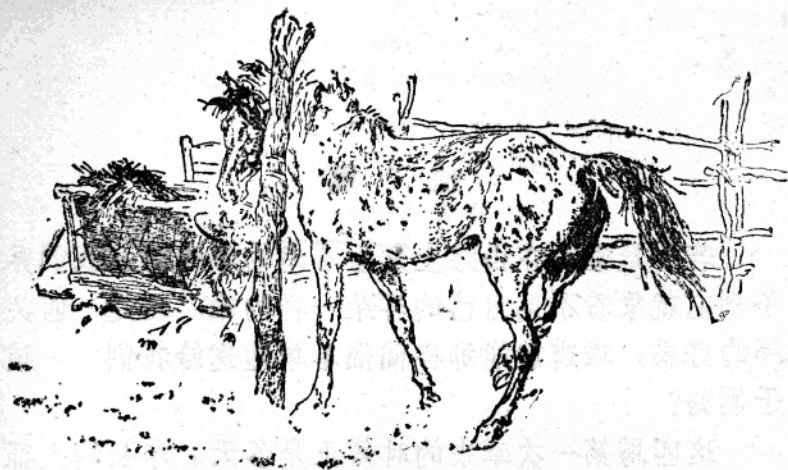
这匹馬第一次牽来的时候正是冬天。年长的人都和爸爸一起到馬廐去了，他們一边爭論着，一边衡量它。

“多么美的馬啊！这簡直不是馬，是一张画！”他們的臉冻得紅紅的，一边往温暖的屋里走，一边滿意地說道。

我們也跑去看了看。

一匹高大皮毛光滑的公馬，在柱子旁边雪地上蹦跳着。它用头擦柱子，用牙齿啃柱子，四只足总是換来換去。它的肚里好象流水一样嘩嘩地响。

我們走近了些，它跳得更利害，踢得也更有劲，用一只黑黑的眼睛斜視了我們一下。



“这匹马还不错，”索妮娅象个内行人似的说道，“就有一点不好，它爱咯吱咯吱作响，一点也不老实，想去摸摸它都不行，真淘气！”她用低音喊叫着，勇敢地向柱子迈近了一步。

马轻轻地嘶叫起来，咬住索妮娅的头巾，左右扯来扯去。

“咬住索妮娅啦！”娜达莎在我旁边唉声叹气喊道。

我和尤莲嚷起来，冲着斑马，挥动手，吓得它松了头巾。索妮娅往后退了几步。

“疯马！该把它送进疯人院，”她痛恨地说道，

“竟敢乱抓别人的脑袋。”

她的面色苍白，也许是冻的，也许是因为受了委屈——生斑馬的气啦。

夏天，当爸爸骑着斑馬，沿着大街飞驰时，很多人都走出大門，望着背影，目送他們。狗也从大門闌下爬出来，紧张的很，急忙横扑过去。可是那条狗也抓不住斑馬的尾巴，一个个都落在后边，气得它們上气不接下气。

沒有一匹馬敢和斑馬竞赛。乍一說，似乎是开玩笑，不过你們可以看一看，它能一口气不住地跑十二公里——从城里到伊斯克、古里湖附近我們的村庄！

我家住的房子前面是一块綠油油的草地。斑馬繞了个圈，站在台阶旁边，伸长脖子，大声而长久地打着噴鼻，然后它的呼吸非常平靜了。我們經常送給它块面包或是一些糖。它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咀唇取去，从来未咬到过誰的手。

“不，你們看！你們光看看它是怎么呼吸的！”爸爸为斑馬而驕傲。“这得需要多么好的肺呀！你們說是不是，嗯。”

大家把手指伸进繫馬鞍的肚帶下边說道：“真的，确实真的，呼吸很好。”

以前，我家的斑馬就是这样的。可是，自从那一年盛夏时候，爸爸照行軍一样給它备上了鞍子，騎着它，經過高山，去“維尔内依”城（就是现在的阿拉木图）参加州林业工作者代表大会后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

一个月快过去了，爸爸还没有回来。有一天深夜，大雷雨的声音震醒了我。风雨敲打着窗戶，屋頂上雷声轟鳴，整个房間刹时被閃电照得通亮。我刚想問問，閃电会不会击死床上躺着的人。这时忽然寂靜了，門外传来了爸爸的声音。我們大家都很高兴，围上被子，到隔壁房間去了。地板上散乱放着淋湿了的衣服，桌上放着一把茶壺。爸爸已换上了干衣服，喝着热茶取暖。

“你的脸多紅呀，”我們刚刚問过好，就对他說道，“是热得呢，还是怎么啦？”

“热个什么劲！这么倒霉还有什么热的！”

“你說好給我們帶糖果回来，沒忘記吧？”

“沒有，沒有帶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沒有帶回來，就是沒有帶回來！”

“哪，也許是帶回來了一些別的禮物？”

“沒有，什么东西也沒有帶回來。”

我們大眼瞪小眼地相互望了望。

“怎么能这样呢？自个許下的，而自己……”

爸爸按住太阳穴，不知为啥他皺着眉头，蹣縮着身子，象是冻坏了一样。

“請你把他們赶出去！”他对媽媽說道，“我的头痛得都要裂开啦，还讓我給說明、解釋……”

“他沒有忘記，都买好了。当然，要帶回來，該多好呀，可是……在山上發生了不幸的事，現在你們出去吧，出去吧，別使人討厭啦。他能結結實實活着回來，就算是万幸了。”

我們被推了出來，随后門砰的一聲關上了。總之，我們是什麼也沒有明白。

“糖果在山上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呢？”

“很簡單，一定是淋濕了，和雨水一起沖走啦。”

娜達莎說道。

“不，不象是這麼回事。”

“你們讀了很多書，可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，在

山上經常會迷路的。”

索妮婭輕視地聳了聳肩膀，伸手在枕頭低下摸出一本厚厚的小說“冒險的世界”。

“如果你在山上迷了路，沒有飯吃，不光是糖果啦，有啥也都得吃掉！”不知是誰嘟嘟囔囔說道。

“他都吃了，增加些力氣，身子也結實了……”

說到這裡，我們就睡着了。

雷雨後的早晨，天空分外的晴朗。

太陽出來，照亮了樹梢。

雨後的大地還沒有干，泥土冰涼而濕潤。我們走到荒無人跡的院里，來到馬廄。

“奇怪，”索妮婭驚奇地說道，“這完全是別人的馬。”

“並不太漂亮。”

“比咱家斑馬還差些嗎？”

“當然！差多呢。”

“斑馬藏到那兒去了呢？”

我們圍着一匹矮小、難看、而且還是一只魚眼的小馬。它衝着我們打了個噴鼻，扭過頭，在草槽里沙沙地翻弄着干草。

“没有什么，它还好……”

“它理也不理睬我們……”

“不，你們看：搖尾巴呢。”

“眼睛很奇特。”索妮婭說道。但是她又不明白，这种眼睛对馬來說是好呢，还是坏。

正当我們議論这匹新来的馬时，一个吉尔吉斯老人走进了馬廄。

“啊，小姑娘！你們好！”

“你好！你好！这是誰的馬，你的嗎？”

“我的。是一匹好馬嗎？你們喜欢它嗎？”

“是的，还好。刚才我們談的不是这个。我們想知道，我家的斑馬在哪兒呢。”

“斑馬嗎？”吉尔吉斯人打了一个口哨，揮了一下手，說道：“死了，不見了。”

从早上起，籬柵小門砰砰啪啪不停地开关着。村里的人都知道，半夜里爸爸回来了，因此都来找他打听新聞。

爸爸不舒服，身上忽冷忽热。他盖着皮袄，躺在床上，不停地說話：講述他如何經過可怕的考依納尔斯克山路，勉強地回到了家。

我們蹲在屋角里，藏在床后面傾听他說，不讓一字漏掉。但还是弄不明白最主要的一件事：他把班馬藏到那里去了？正当他講到故事的中間時，來了一些新的听众，于是要求他重新从头按次序講起。

爸爸又都从头重复了一遍。他一次比一次講得有趣而兴奋，声音越来越大，但不知咋的常常說得前言不達后語。

“大家注意，他发高烧呢！这是胡話！”忽然一个邻居打断了他的話。“給他多盖些，夜里再叫他吃点阿斯匹灵。”

大人們派我們去医院請大夫。医院很近，就隔着一條道。

我們竭盡全力跑。找到了医生，急急忙忙告訴了他。

“很重要！”我們边跑边叫喊道。要快些，不然我們沒到故事就講完啦。

“他說了，一定來！”我們闖進房子，大声叫道。

“靜！……”

母亲用手示威胁着我們。爸爸輾轉不安地微笑起来，話講得更快：“它那么一跳一跳……一切一切都

完蛋了……枪，錢，馬鞍，必須弄到手，幫助……它那么一跳……幫助……我馬上……”

他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“請你躺下吧！”

医生进了房子。

“一切都完蛋了……幫助……”爸爸对他說道。

“啊呀！他得了热病。脸烧得多紅呀！……”

后来都不說話了。大家蹣手蹣脚悄悄地走了。爸爸喊着，叫人把某某人推出去。他說呀，說呀，說呀……

第二天早晨不讓我們去爸爸面前。尤蓮在門旁偷听。她笑着轉向我們說：

“講他小时候的事呢。”

她緊緊貼着門縫，久久地不离开。我們催促她說：“什么，很可笑的嗎？”

她突然轉过身来，眼里流着泪。

“是呀，你們才認為好笑呢。”她怜悯地歪着头說道，“他們說他咽喉里有个脓包……”

傍晚时爸爸的病情更加恶化，所以医生夜里住在我家了。

早晨从医院里又来了一位医生。他們商量了一会

兒。就把一些亮晶晶的鉗子和剪子放在桌上。

媽媽吓得臉色蒼白，跟在一位醫生後面不斷的請求：

“我不喊叫……我不會妨碍……請看……讓我幫你的忙吧。我向你保證……行嗎？我可以給你拿拿什麼東西嗎？”

然後媽媽拿來了盆子，低聲對我們說，不要在跟前跑來跑去，走遠些，到院子燒茶水去。

給爸爸作手術了：割掉了咽喉里的膿包。假若不割掉的話，就可能悶死。

媽媽把幾本書和娜達莎的玩具給我們送到了涼台上。

“孩子們，不要垂頭喪氣，”她看見我們很傷心，對我們說，“乖乖地坐着，聽大人的話，做個好孩子，或許沒事的。”

她走後，我們都好好的坐着。小手帕掉了，大家趕快拾起來。無論碰着了誰或是無意中壓着了誰的腳，馬上就道歉，請求原諒，並問問是否很疼。娜達莎發現玩具很亂。

“是誰拔掉了‘旋風馬’的尾巴，取下了馬鞍？是你，奧爾卡，我知道……”

“呸，不，不是我！”我发怒了。“不要向我找岔子！不知道是誰，就賴我。好啦，现在和你的洋娃娃分別吧！”

索妮婭抓住我正伸向娜达莎小辮子去的手：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难道现在可以吵嚷嗎？”

“她翻乱了我的抽屜！弄坏了我的馬！”娜达莎不肯安靜。

“好啦，不幸的小騙子！你知道，现在是什么日子嗎？你抓住我善良的性格，高兴胡說我什么就胡說我什么好了，我絲毫……也不在乎。”

“真是好孩子！现在看出，誰是爱爸爸，誰不爱爸爸了。”

我拿着書坐在一边，控制着自己不去听娜达莎的話。她从墙角那里探出身子重复說道：

“她，她不对！我知道，就是她弄的！”

時間爬的慢得令人难受。書和玩具一件一件从我們手里掉在地上。我們毫无目地的从这个角落徘徊到那个角落；傾听着沙沙声，我們的狗特日卡也同样忧愁和不安地跟着我們走来走去。

它嗅出了屋里出了事，固执地窺視着別人的眼睛，象是在問，为什么忧愁。

“喂，你滾开！今天顧不着和你玩。”当它想来撒驕时，我們揮手赶它走。

特日卡明白自己錯在那里。为了使人們原諒它，再跟它和好，所以它决定自己处罰自己。它找了个屋角，低下头臥在那里的門后边。有时从屋角传出了嘆气声，神經質的呵欠声和“嘶咕……嘶咕”的凄惋声音。

终于病人屋子的門开开了。

医生和媽媽走了出来，不知为啥他們象是瘦了很多，但是精神很愉快。他們說脓包已割掉了，现在一切都会好的。

我們兴奋得跳了起来，从涼台上跑下来。趁着这股高兴劲在屋子周围跑了个圈。那时，特日卡小心翼翼地把門推的吱吱发响，它也从角落里露了出来。

它望了我們一眼，象是重新生了一次似的：偃伏在地上，縮成一团……把头抬起，兴奋地失掉了知觉，然后猛从屋里飞跑出去，跑在大家的最前面。

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代表大会比預定的時間拖长了几天。

爸爸为了爭取時間，所以决定走近路回家。他跟

吉尔吉斯人——林务員商量好了朝直走。这条路最短，但也最危险。他們必須爬到山的隘口，然后沿着伊斯克——古里湖附近下到山脊的另一边。

一天的功夫他們就爬上了終年积着雪的山峯。在牧人那里宿了一夜，黎明时他們又繼續赶路。

斑馬在阿拉木图休息了两个多星期。它长胖了，而且站得時間也过久，所以现在走起路来，它有点吃不消。第一天它就累得不得了，身上擦伤了好几处。

狹窄的羊肠小路蜿蜒在长滿了蘚苔的峭壁和碎石之上，它忽兒伸向悬崖和峭壁，这时不得不返回来，去找另一条路；它忽兒消失在石头堆里，这时斑馬不得不忙乱地向四面八方乱闖，踢散蹄下的石块。

不，这条路是不适合它走的。

爸爸看见它的脚直顫抖，肚子兩側陷了进去，休息时它忧愁地垂下了自己潤澤的头。

林务員那匹小得象山羊一样的瘦馬完全是另一个样子。这是一匹本地吉尔吉斯馬。它輕松愉快地就攀上了峭壁。臀部一聳，很象坐着一样滑下陡峭的斜坡。当騎士們停下吸煙时，它靜靜地搖摆着尾巴，力图鉤上点什么有刺的果皮，吃吃解悶。

旅客們停在被地震震坏了的高大岩石旁边休息

时，已是正午时刻。这里就是通往考依納爾斯克冰河的入口。

白得耀眼眩目的冰河大平原象是柔軟的毛毯。仅仅某些地方有黑黑的岩石锯齿从雪里露了出来。这就是告訴人們說，如果不想永远留在这里，就必须多加小心。

呼呼的大风断断续续地颳着。被风旋起的雪粉象煙霧一样飞过。使人最不愉快的是：天空已布满了密密的烏云。

旅客們鞭策着馬。班馬蹣倒了好几次，双膝跌出了血。吉尔吉斯人的馬也同祥疲惫不堪。它的主人一发现烏云，就悲伤地喊叫着，哭泣起来。

“呼呼呼！呼呼呼！”风掠过窄得象管子一样的狹谷时，尖声地叫着。拐到一边，象男低音一样：“咕！”一声就过去了。

班馬完全筋疲力尽，勉勉强强移动着四只脚前进。最后它停下不走了。爸爸下来，牵着班馬的韁繩走，但它仍抬不起步，所以不得不用力拉它。

穿着长长的皮大衣，在陡峭、不平的小路上走，还要用力拉着馬——这可真是一件繁重的任务。爸爸不由得充滿了苦恼：人家吉尔吉斯人騎着一匹瘦馬！